

纪敏◎主编

改造战犯
密档全公开

中国文史出版社

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

改造战犯
密档全公开

纪敏◎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纪敏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5034 - 2784 - 8

I. ①生… II. ①纪… III. ①历史—档案资料
IV. ①K892.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5319 号

责任编辑: 殷 旭

封面设计: 欧阳春晓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6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印 张: 24 字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2010年，是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60周年。新中国改造国内战犯，大体上也是这个时段。而且，2010年也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身——东北战犯管理所创建60周年。在这个重要纪念日到来之际，编辑出版《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很有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相信这部专辑的出版，同抚顺市政协已出版的几本有关改造战犯的“三亲”史料专辑一样，还会受到读者的接纳与好评。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新中国改造战争罪犯的一所重要机构，因地域上的优势，自1990年开始，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在广泛挖掘、抢救与征集“三亲”史料的基础上，在国内率先编辑出版了《震撼世界的奇迹——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改造纪实》、《难忘的中国——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历次访华见闻实录》、《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等多部史料专辑。本书则是在当年多位亲历者、参与者撰写的“三亲”史料的基础上，对战犯改造这一“人间奇迹”发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所作的更广泛深入与客观公正的研究而写成的记述。特别是这部书收录了原中央公安部分管改造战犯工作的副部长凌云同志的文稿，以及主管改造战犯工作的原中央调查部长、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同志的有关访谈笔录等，无疑会使新中国改造战犯史的研究更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

本书收集的文稿大部分是原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纪敏同志在离休之

后撰写并发表于国内文史权威刊物《纵横》、《文史精华》和《炎黄春秋》等杂志上的文章。据我所知，纪敏同志之所以能在文史委主任任内，主编出版了几本颇受读者重视的“三亲”史料（其中，《震撼世界的奇迹》一书，还被日本“中归联”译成日文，易名《觉醒》，在日本国内出版发行）；在离休之后，又是在花甲、古稀之年，还能够继续坚持研究，并能写成这许多研究性文稿，除了市政协几位前任老主席对文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以及纪敏同志本人肯于刻苦钻研，还有各级领导的热情鼓励与帮助，与全国各地的多位革命前辈、亲历者与知情人士的大力相助。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纪敏同志当年曾经是新华社记者，记者生涯，让他学会运用新华社记者特有的“宽视角”观察事物，做到立足于抚顺，而能够看到全中国，想到全世界。1995年6月，纪敏同志在编著出版《释放日本、伪满、伪蒙、蒋战犯前后内幕》一书时，他曾在这部专著的“卷首絮语”中做了回忆和记述：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指1960年），我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当记者时，曾跟随分社副社长甄为民同志去北京总社实习，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和国内部的的主要编辑李峰同志，都曾对我们说过：“要想做一个好的新华社记者，首要的是要学会用‘天安门角度’看事物，要学会想党中央所想，知党中央所为。”这是在我记者生涯中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至理名言。今天当我试着写这部历史专著的时候，仍感到离不开新华社前辈们的谆谆教诲。我想，要记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教育改造国际战犯和国内战犯的经历时，是离不开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顺序和背景的。但倘若不是用宽视角观察事物，新中国教育改造日伪战争罪犯的业绩就无从谈起。况且，也无法让读者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怎样破天荒地为人人类作出特殊贡献的。同样，离开了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气候，也无法弄清蒋介石战争罪犯集团产生的缘由，以及中央为何由最初拟审理国民党战争罪犯，而改变为先期审理日本战争罪犯，并在教育改造日本、伪满、伪蒙疆、蒋介石战犯集团工作中，又是怎样互为启迪、探索，乃至逐步积累了一整套正确、先进、独特、成功地改造战争罪犯工作的经验，创造

了教育改造与审判国际战争罪犯，以及教育改造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的光辉范例的。

人云：成就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与人和，即所谓主、客观条件。我至今仍甚感欣慰的是，党组织和人民政协在我离休前的最后工作阶段，把我安置在辽宁省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这一重要岗位上，由此，我才得以参与挖掘、整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中那些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此可谓之“天时”。恰好，以改造日、满、蒋战犯而闻名于世界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在我生活所在地，此又谓之“地利”。期间，我们又能够得到众多革命老前辈、亲历者和知情人士的鼎力相助，和抚顺市政协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与关怀，又加上各家出版社的多方支持，才使我和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徐桂英同志能在短短三年期间，共同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所说的“人和”之力了。

为了让读者便于研究政协出版的一些史料专辑，也为了大家能更加熟悉抚顺这块沃土，我还想借此机会，再重新审视一下抚顺的历史定位，并略作说明。可以说，抚顺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昔日新中国的“煤都”，国家的一座老工业基地，有过辉煌的昔日。今天，经历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抚顺已步入“全面提速发展”的快车道，而今，抚顺在世人面前已不再陌生。但是，抚顺地名的由来，以及因新中国成功改造战争罪犯而获得的许多美誉未必尽人皆知。

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了中原之后，为了防范关外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进犯，下令在辽东各要塞修建 18 座边城。抚顺城就是其中的一座。明太祖朱元璋为这座城池颁旨称“抚绥边疆，顺导夷民”，“抚顺”因此而得名。众所周知，抚顺还是大清王朝的“肇兴”、“启运”、“发祥”之地。

不仅如此，抚顺为新中国改造战争罪犯，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因此还获得其他一些美誉称谓。例如，抚顺曾被在这里改造并被宽释的众多日本、伪满与蒋战犯亲切地尊称为他们的“再生之地”。今天看来，这一亲切称谓仍不为过。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共计收押改造日本战犯

1109名，押在抚顺的有969名。其中属于将级或相当于将级的日本战犯31名，全部押在抚顺。校级或相当于校级的日本战犯210名，押在抚顺的有119名，其余91名押在太原。至1956年6月，除去在关押期间因病死亡47名，正式听候审理的日本战犯为1062名。其中45名日本战犯被判8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6名是在抚顺收押，其余9名属于在太原收押。而且，这45名被判刑的日本战犯，除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因患重病，准其“假释”提前释放回国外，其余44名全部在抚顺战犯监狱服刑，直到1964年3月9日，最后3名日本战犯在抚顺获释，新中国羁押审理的1062名日本战犯全部处理完毕。另外，当年中国政府收押的60名伪满战犯，则全部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中最著名的人物，自然是清王朝末代宣统皇帝溥仪，因其投靠日本入侵者，而当上伪满傀儡政权的“康德”皇帝。1959年12月4日，因溥仪在抚顺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良好，被首批特赦释放。“御弟”溥杰因在抚顺改造良好，也于1960年11月28日在抚顺获特赦释放。溥杰生前还曾为市政协编辑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奇迹——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改造纪实》专辑作序，写道：“纵观古今中外的末代皇帝，几乎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他们不是被满门抄斩，被驱逐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我的大哥爱新觉罗·溥仪是一个例外……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人道主义原则给了他一个从来未曾有的机会，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10年的教育改造，不但他不可能由皇帝变成公民，我们也不可能走上新生之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成员。”1987年2月20日，溥杰获知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对外开放后，还欣然挥笔写诗一首：“回首往年怀抚顺，耳提面命觉黄粱。春晖寸草扪心处，矢志寒梅励晚香。”

抚顺还是收押国民党战犯人数最多、时间最久的地方。单说1975年3月，中央决定全部特赦所有仍在押的国民党战犯290名，其中抚顺就占107名，其余183名由济南、西安及北京释放。在抚顺获释的黄维，1985年11月，时年已82岁，因难忘“再生之地”的改造之恩，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住宾馆，硬要住在原监所内。他说：“抚顺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长时间表现不好。经过政府多年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终于变成新人。”其间，黄维还挥笔题词：“重来抚顺管理所纪念——抚顺是我新生之所，是我第二故乡。黄维敬书，1985年

11月，时年八十有二。”

当年，抚顺还被日中两国有关人士尊称为“睦邻友邦之桥”。原因是1954年10月24日，新中国派出第一个民间使节团——中国红十字会访日团到达东京以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受周总理的授权在东京举行记者会，第一次对外公开公布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羁押的日本战犯的名单。这一事件曾经震动了全日本。于是，日本国会的一些议员，以及日本国内司法界、新闻界、工商界，与工会、宗教、影视、妇女、退役军官及日中贸易促进会等各个界别的人士，相继组成80多个“友好访华团”来中国访问。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大事记”记载，这一批批访华团成员全都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访，总计有1000多人次。他们来到抚顺，亲眼见到中国政府提供的优越收押场所，以及对罪犯所实行的人道政策，深受感动。尤其是他们看到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开阔了眼界，受到难忘的实际教育。各参访团成员回日本后，纷纷要求日本政府立即终止同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尽快与新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不久，他之所以能与中方共同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与中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方面是对美国总统尼克松竟背着日本于当年2月抢先访华，表达不满外；另一方面则主要是迫于日本国内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日中两国应长期友好、共同发展的强大压力。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历史上所发挥的独特功能，我们不应忘记。

抚顺还是打破海峡两岸长期分隔分治壁垒坚冰的始发地。1975年3月19日，在中央决定全部特赦释放的290名国民党战犯中，其中，在抚顺获释的有九人自愿申请去台湾。他们分别是王秉钺、陈士章、王云沛、周养浩、蔡省三、段克文、张铁石、杨南邨和赵一雪。在济南获释的一人，为张海商。尽管当年主政台湾的蒋经国，固执地推行所谓“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三不政策，迫使申请去台人员一人也未能入境。但是，当时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这种无情无义之举，遭到海内外舆论一片指责和痛骂。尤其是岛内民众知情后，也对国民党当局表示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岛内执政者废止所谓“戡乱法”，允许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在岛内外民众强大舆论的逼迫下，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其有关大陆的政策。终于，在1987年6月23日，经台湾“立法院”通过，并由蒋经国于7月14日正式

宣布废除其在岛内实行的所谓“戒严令”。接着，于当年10月14日，由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议案。至此，海峡两岸隔绝了38年的壁垒坚冰，终于被攻破。今天看来，海峡两岸后来呈现的大“三通”新局面，不能不与抚顺当年做出的特殊历史贡献有关。

抚顺还是将中国最后一位封建帝王教育改造成人民公仆的摇篮。或许人们已经注意到，溥仪是中央释放所有前战犯中唯一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的人。而且，还是设家宴款待的。毛泽东如此尊重溥仪，不仅仅是因为溥仪是在抚顺，经过10年“脱胎换骨”般改造而走出来的新人。也不完全像毛泽东对应邀前来作陪的四位湖南乡亲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所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还是周恩来总理将有关政策分寸讲得清楚。1960年12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刚获释回京的溥杰，并当着溥仪和溥杰的面，谈道：政府现在对溥仪先生是按照清朝后裔来处理的，并不是按照“满洲国皇帝”来处理的。你们知道，这两者的利害是很不同的。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尊重历史，也包括尊重清王室的正统历史。

当年，溥仪在抚顺改造期间，在其与自己的前半生彻底决裂之后，自1957年开始，至1958年完成草稿，由溥仪口述，溥杰执笔，伪外交大臣阮振铎帮忙回忆，并由管教人员四处查找档案、资料，溥仪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终于写成足有40多万字的自传体的认罪悔罪材料《我的前半生》。1959年12月，溥仪获释后，周总理查看了这部“悔罪书”，建议溥仪重新改写，便于公开出版。为此，北京群众出版社派出专人帮助溥仪改写的《我的前半生》历史著作，果然被国际社会公认是一部“奇书”。自1964年正式出版以后，即被译成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又一版再版的在国内外畅销发行。溥仪在书后还写了这样一段话：“人，这是我在启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读懂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这一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当年溥仪读懂做“人”的地方，并能从封建帝王转变成普通公民，促使自己在后半生能为国家民族做了许多有益事情的起点，就在50年前的抚顺。

回首凝望，从60年前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整整一个“甲子”。当年新中国，在外部受国际反华势力层层封锁和包围，国内又面临物资十分匱

乏的情况下，尚且能创造改造战争罪犯的“人间奇迹”，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在国家综合国力已有很大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有很大提高，亿万人民又正在走向富裕道路的新时期，必将会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为在国际社会推动和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为此，我们很愿意，围绕新中国能将所收押的国际与国内战争罪犯，全部改造成能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做贡献的人这一主题，继续就这一“人间奇迹”产生的国内与国际时代背景、历史贡献，及其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巨大而良好的影响等广泛议题，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种深入研讨与广泛交流，还会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来。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海内外众多知情人士和有关专家、学者，能够给予重视和支持。这仅是我们的计划和设想，但愿我们的这种愿望和设想，会逐步变成现实。这也是我愿为《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一书作序文，最想表达的一种期待和心情。

是为序。

张 敏
2010年5月



生死轮回

Sheng Si Lun Hui

目 录

CONTENTS

001 序

001 一场没有硝烟的决斗

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012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每当我想起在‘文革’最困难时期，周恩来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为了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费尽了后半生的心血。可以说，他为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尽了心和尽了力了！”

026 44名内战战犯名单出台内幕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称：“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广

为中国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

033 “功德林”、“秦城”纪事

毛主席看信后，于1972年12月18日作了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043 1959：共和国主席发出特赦令

首批特赦战犯的举动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引起波动，以伪满参议府参议张焕相等为代表的几名伪满大臣级的战犯公开提出：“共产党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不是首恶必办，而是首恶必赦！”

054 特赦战犯申请去台湾受阻内幕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069 蔡省三赴台记

周总理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报纸一侧，写下了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次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从××（两字模糊）。”

081 周恩来与日本战犯

周恩来耐心地对他们说：“不是下面的思想不通，恐怕是你们的思想不通。你们的思想通了，下面的思想怎么能会不通呢？”周恩来总理还说：“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在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098 周恩来与中日邦交

在周恩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与“长期积累”思想的引导下，中日关系经历20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11 收押改造日本战犯纪实

中国政府仅用短短六年时间就开创了教育改造国际战争罪犯的光辉业绩，可以说是

一个奇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能让1000多名日本杀人魔鬼很快恢复了做人的良知，是经历了一番摸索、创造、积累经验的过程的。在这期间，既有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的斗争与冲突，也有改造者之间以及被改造者之间的种种摩擦与斗争。

127 我所知道的日本“中归联”

“中归联”创立40年来作出的最大贡献，则是以自己当年参与侵华战争的亲身体验，以血淋淋的残暴事实，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种种罪恶行径与丑恶灵魂，因而在日本国民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由于反战国民运动的日益高涨，终于迫使日本右翼集团的决策者们不得不选择走日中友好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35 中国，我的再生之地

当我们这些被免于起诉的人，登上舞鹤港口之际，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心情，那就是：感激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处理，今后决心要同心协力，站在反对侵略战争，永结日中友好的旗帜下，共同努力奋斗！

147 从战争狂人到和平战士

“什么是主义？什么是为日本、为国家？又是为什么去战斗？”等问题使我甚至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想吃饭，夜里失眠，天天如此。班长为我担心，送来了安眠药，吃了药也不行。就在活动时间，我在户外做操，突然感到头痛，晕倒了。

154 回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

我们回到日本以后，在漫长的人生中时常反复回忆起的在中国的一段时间，那是一段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奇异的体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带着这样久拂不去的疑问，带着永远新鲜的感觉，我们不断地反刍着这段强烈而珍贵的回忆。

164 一个都不杀

刘大娘的话触动了伪满战犯们的心。溥仪从炕沿上站立起来，低下头说：“我就是您老说的‘康德’，伪满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老请罪。”接着，他便跪在老人面前。跟着，伪臣黄富俊等也都纷纷跪下认罪。刘大娘却说：“事情都过去了，只要你们肯听毛主席的话，今后能做个正经人就行。”刘大娘这淳朴的话从此成为溥仪的“座右铭”。

176 我的转变经过

1950年苏联方面送我回祖国时，便认为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为一想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是怎样对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精神就紧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前一代的高官显宦，尚不能幸免，何况曾是清朝末代皇帝，而又投向日本的我呢？

194 收押改造伪蒙疆战犯

对于蒙古民族，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罪人、大蒙奸。对于中华民族，我是一个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大卖国贼。像我这样的人，最终还能得到党和政府的特赦恩典，给我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实在是格外施恩。

208 从杀人魔窟到再生之地

新中国建立的教育改造战争罪犯基地有若干处，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承担的国家赋予教育改造战争罪犯的人数最多，罪犯种类最全、教育改造的时间最长，在国内外产生的良好影响最大。

236 日中由战争到和平亲历记

“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交往，要诚心对话。中国是一个以诚相交的国家。只要用真心去交往，必然会得到真心的回报。”园田从政以来，一直想营造日中间的友好。经他亲手签订的日中和约，他说：“这是苍天所能赐予一位政治家的最大恩惠。”

249 羁押审理日本战犯相关大事记

279 附录一：各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名单

290 附录二：45名日本战犯被判刑期与释放时间一览表

296 附录三：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日本战犯名单

333 附录四：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日本战犯名单

344 附录五：特赦释放伪满，伪蒙疆战犯名单

347 编后语